

琴台 察察 彥火

### 培養作者出版計劃

我策劃的《城市禮品·愛的珍藏》，可說是香港出版史的一大突破，而且恰逢情人節，許多報紙、雜誌都有興趣報道，甚至直接採訪，掀起一片「文化禮品」的熱潮。

本來我想以此為契機，出版一系列文化禮品的書。後來因為金庸親自下聘書，讓我主編文化名牌雜誌——《明報月刊》，熱情感人，我決定轉入金庸的麾下。

在我轉投「明報集團」後，其間曾兼管明報出版社。我於一九九六年主管「明報集團」旗下的明報出版社和明窗出版社。

因為「明報集團」是上市公司，出版物肯定要與市場掛鉤。

在香港做出版社最要命的是資金的積壓。

一般民間出版社不擁有自己的發行機構，要通過書商代發行到書店。發行折扣一般在五折至六折之間（金庸的武俠小說除外）。發行商的賬期按合同是三個月，其實結賬往往要待半年之後，如果是台灣、東南亞及海外，甚至要一、二年，而且發行折扣往往被壓至五折以下，並不保證屆時收到貨款，因鞭長莫及，賴賬是經常發生的事。

我在任期間，曾處理過台灣發行商一筆多年壞賬，後來台灣發行商在原來五折發行折扣再打五折，才願意結清欠賬。

為了解決資金流通問題，我策劃了兩個計劃，一個是「培養作者出版計劃」，一個是「成就學者出版計劃」。為吸引社會關注，前者我請華文讀者最受歡迎的金庸題簽，

後者我請海外公認的大儒饒宗頤教授題簽。

「成就學者出版計劃」是讓學者可以自費出版一些市場價值低的學術著作。

「培養作者出版計劃」是為有志於寫作的年輕人，提供出版機會。

接受這兩個計劃的作者，提供稿件一般要預先付出費用。換言之，出版社可先收一筆可觀的訂金，用出版社日常運作資金。

為了怕影響已享有一定出版地位的明報出版社及明窗出版社的信譽，我另外開闢了一條自費的出版路線——明文出版社。

這兩個計劃推出之後，特別前者很受歡迎。結果我們因此而解決出版社資金積壓問題，而且通過這個計劃發現一些新秀作者。

（「我的出版生涯」之六）



■金庸為「培養作者出版計劃」題簽。 作者提供

天言 知客 楊天命

### 「大佬」的紋身

「紋身究竟會否影響命運」這個問題，我常被問到，也曾在文章探討。若是在古代，紋身與一個人的身份、命運密切相關。例如，「刺青」會刺在犯人身上，代表了他曾犯下罪行。而除了刺青之外，一些紋身也與一些特定的職業、地位掛鉤，例如戰士擁有的紋身，往往有着威嚇性。

到了現代，紋身的種類當然經歷了變遷，但有些意義得以傳承。紋身現在仍然與「勇武」之類的意義緊密相連。例如，運動員的手臂、大腿可能特別多紋身，同樣是代表了戰鬥和威嚇的特性，而一些藝術表演者也通過紋身來表現自己的形象。

紋身的人，大概分為兩種心態。有的人因為膽小，用紋身當作自己的「保護色」，似乎在告訴想要欺負自己的人：「唔好行埋嚟呀！」有的人紋身則不是為了壯膽，而是純粹出於自己的喜好，為紋身賦予自己的意義。

天命見過各種各樣的紋身，卻沒想到，有一個人的紋身令我大呼「看不懂」，而那位仁兄，正是我的寶貝兒子！兒子最近在手臂紋了一個黑色的圓環，這位「大佬」的新搞作威力太強，嚇到我即刻問：「你知不知道黑色的環，要是再紋高一點，就是戴孝的意思？」哈，大佬做事，當然早有分寸：「我知道啊，所以才特地紋在手肘以下，而且把那個環紋得很細，不會戴孝啊！」隨後他把這個紋身的意義娓娓道來，天命洗耳恭聽，可惜還是未能完全參透大佬的人生哲學！

別誤會，我不是專門寫一篇文章來控訴兒子。許多長輩不喜歡後輩紋身，皆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傷害一寸也心疼。但是，看到兒子的紋身後，我不但不生氣，反而很羨慕——皆因我小時候怕觸怒長輩，想紋卻不敢紋，沒想到多年以後，兒子圓了我的「紋身夢」！

### 百家廊

采拉

## 再見螢火蟲

天色漸漸暗下來，細雨跟我們走了三天，仍緊黏着捨不得離開。習慣不打傘的南洋人步伐不疾不徐，姿態瀟灑自如，然而，下車之後，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開始保持沉默？

這是飯後散步的時間，但我們走這條路卻不是為了飯後的散步。今晚晚餐吃得比較早，很大的餐廳沒有很多人。除了兩三桌別的客人，其他就我們三桌人。導遊說主要的餐點是河鮮和海鮮，果然有魚蝦螃蟹和蛤蜊等，同時也受到歡迎的是最後上桌的甜點油炸冰淇淋。有人說這裡是高淵著名的河海鮮餐廳最出名的一道甜品。

高淵（Nibong Tebal）是一個臨河小鎮，位於檳城威省最南端的老市鎮，1900年就有入定居在吉寧河（Sungei Kerian）兩岸，至今保留有許多百年老店，在上世紀80年代威南縣政府行政中心陸續遷移至雙溪爪夷之前，高淵曾是威南最活躍的金融中心。當失去昔日光輝的高淵逐漸沒落沉寂之後，小鎮子民為尋求經濟收益開始發展大自然生態旅遊，以當地的美食和古蹟豐富旅遊元素。

高淵有許多名曰Nibong的大樹，傳說這裡的居民，早期建屋子時把這樹葉厚地疊在一起，鋪在屋頂上當屋瓦遮風擋雨，故此地名馬來文叫Nibong Tebal（Tebal馬來文是厚的意思）。中文名源自當年一位名「高遠」的官員，久而久之演變成「高淵」。另一說法則是，這裡是一個建於港口的地方，故稱高淵。後一個可信度比較高，因高淵的經濟以漁業為主，當地人大多從事捕魚和養殖業，是馬來亞最大也是最多養魚場的地方。馬來名字為Sungai Udang（意為蝦河—這裡應該有很多蝦）的高淵港口，建在河岸是為了方便漁民出售海產。

作家們卻不是為海產而來，到高淵港口是要乘船到一公里外的河上觀賞螢火蟲。馬來亞有10個地方可以看到螢火蟲，來到檳城威省僅有高淵吉寧河上有機會和螢火蟲相遇。你看過螢火蟲嗎？有人說起他童年的螢火蟲，在東南亞印尼萬隆鄉間，屋前屋後的院子裡，成群結伴的螢火蟲飛來飛去，一閃一閃地像天空中的星星掉落地面，非常漂亮，幾乎每天晚上都和螢火蟲一起玩，聽大哥講三國演義的故事。他沉靜了一會兒，又

接下去的時候，語氣充滿懊惱，在院子裡遊戲的小夥伴們將螢火蟲抓起來，放進玻璃罐子裡，看點點亮光在罐子裡閃爍，大家都很高興，睡覺時間到了，上床前也沒記着把螢火蟲放生，隔天起來，罐子裡全是死去的螢火蟲屍體。他有點懺悔自己當時年紀小，不知道這樣做是一種殘忍的行為。除了懊惱和懺悔，他的神情也帶傷感和悲憫。

我想起當年看《再見螢火蟲》時候的眼淚。2018年4月5日，日本動漫導演高畑勳在東京都內醫院去世，享年82歲。雖然他早在1959年就已開始從事動畫工作，並且還是曾獲得奧斯卡提名的導演，卻沒有多少人聽過高畑勳的名字，大家更熟悉的是高畑勳的動畫工作室夥伴宮崎駿。尤其是宮崎駿筆下那隻胖胖的可愛龍貓，精彩討喜，1988年首播深受歡迎，風靡了全球觀眾，有人甚至因此變成動漫迷。

然而，沒有很多人知道當年高畑勳和宮崎駿為推展動漫共同創立的吉卜力工作室，在推出宮崎駿的《龍貓》和高畑勳的《再見螢火蟲》的時候，吉卜力工作室沒有信心《龍貓》能賣得出，故此把兩部作品細細銷售。結果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讓所有觀眾回到永遠不會褪色的童年夢境，透明而只有純真的孩子能夠看見的精靈龍貓，受到熱烈歡迎的程度，衍生了周邊產品，看過動漫《龍貓》的觀眾幾乎人手一隻龍貓玩偶。

高畑勳的動漫《再見螢火蟲》，原版作品是野阪昭如在1968年出版的小說，我沒有看過文學原著，然而電影的第一句台詞「昭和20年9月21日晚，我死了。」給我帶來極大的震撼。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為背景，當盟軍開始對日本大反攻，轟炸機對神戶連連空襲時，主角清太，也就是「我死了」的那位哥哥帶着妹妹節子去投奔親戚。父親被徵召上戰場，母親被炸死。兩兄妹沒有受到親戚的善待，清太帶着節子住到郊外的防空洞。離開了處處為難他們的親戚，兩兄妹在防空洞佈置了蚊帳，捉螢火蟲進蚊帳裡充當照明，兄妹說着對未來的憧憬，想像父親戰勝歸來的美好，小小螢火蟲的微弱光芒就是兄妹的美好希望。然而，欠缺食物，衛生條件不良，4歲的妹妹營養不足生病

### 男神結婚了

內地「女神」趙麗穎和「男神」馮紹峰結婚了！

消息令部分人感到有點驚訝！但內地演藝圈中大部分人紛紛表示並不感到意外，因為他（她）們都知道「馮趙」戀情，早前兩人更高調拍拖大曬恩愛，是戀情「坐穩」的表現呀。

「馮趙」公佈領了結婚證後，不少人馬上將馮紹峰婚前的戀愛史、緋聞女友等消息，樂此不疲地去炒作，甚至是人肉搜索一番；對於馮紹峰過去的情史，有網民表示替「穎寶」（朋友對趙麗穎的暱稱）不值，因為馮紹峰算是穎寶的「初戀」嗎！對上述的看法，筆者只覺得一生中經歷多段戀情的大有人在，能與另一半步入婚姻殿堂的戀人，都會確認對方是自己最想跟他（她）廝守終生的人，這就已經足夠了，以前的管它呢！

馮紹峰已經是名「草」有主，內地演藝圈有多位女演員都拍「晒」手掌叫好，大呼：「甩難啦！」甩難啦？？？人家要老婆，女演員們有這麼開心嗎？這……這是什麼情況？女演員說：「峰哥有穎寶這麼優秀的老婆在，以後我們跟他演戲就可以輕鬆很多了。你們知道嗎，單身的男女藝人合作時，經常被人亂傳緋聞、被粉絲圍剿，就是怕被傳緋聞，拍戲時彼此除了對劇本外，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有親吻戲更慘，以前還可以借位或者用鏡頭遷就，現在彼此在事前特別小心的溝通好每一個親吻的動作，對演員構成很大的壓力。」女演員表示，其實大部分藝人私下都是朋友，已有某程度的認識，但怕了流言蜚語，連平日朋友間本來好平常的「調笑」說話，也不敢多說一句，所以已為人妻或人夫的男女藝人，其他人對他（她）們的觀感上也不會太關注。

仍是這句老生常談的說話：「食得鹹魚抵得渴。」公眾人物的工作和私生活完全「被」關注，也是藝人名成利就時的代價。

爽姐 私語 林爽兒

### 幸福觀眾

最近在臉書看到了兩段片段，一段是日本芭蕾舞團演出中國的芭蕾舞《白毛女》，該段片是訪問了當年演《白毛女》的女主角森下洋子，今日已是70歲的長輩了，而且是芭蕾舞團的團長，在講述當年日本芭蕾舞團四次演出這個舞劇，並到中國演出，而且獲得周總理接見。我這些從小有機會看不同的表演，接觸不同的團體，有段時期更不停的看樣板戲，《白毛女》是其中一齣，所以看到這些片段特別感觸，特別有感覺！

不過我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因為父親的工作，我有機會接觸大部分的內地表演藝術團體，有機會看到每一個特選來港演出的戲曲藝術，開心的是在父親的薰陶下，我可以很快樂的去觀看一齣又一齣不同的表演項目，包括了東方歌舞團、上海越劇、京劇、昆劇、潮劇、評彈、相聲、雜技、兩地粵劇交流、舞劇、芭蕾舞、交響樂團。是這些表演藝術豐富了我少年成長的視野，表演藝術家的作品至今仍在腦海中浮現，一幕一幕的表演，都深深的吸引着我！

這些表演團體幾乎都在新光戲院演出，我可以每晚都站在戲院的角落，把握機會去認識舞台上的每一位表演藝術家，欣賞着國家級的精彩演出，相信沒幾個人像我那麼幸運，能夠有這麼多的機會近距離接觸了他們！每想起當年那些日子，我便感到很驕傲很滿足！



■有幸看過仙姐的舞台表演，如今我們看的是傳承的寶珠演出了。 作者提供

接着也是在臉書，看到另一個片段，那是在手機拍攝的，是在後台拍着一位京劇的角兒，他在後台趕急急地在換戲服，旁邊有人協助他換戲服，前台等着他出場，他一邊換一邊有人遞個味過來，他開始唱起來，他便是準備表演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他便是那位雄赳赳的楊子榮！

看着這兩段戲，看得我雞皮冒起！這本來是很久以前的事，怎麼這時候有機會再看到？心情頓時變得複雜，又有點激動！這種情緒當然夾雜着很多因素，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印記，實在太深刻了、太難忘了！

鵬情 萬里 趙鵬飛

### 念橋邊朴樹

每日上班下了巴士，需要走過一座長橋。橋頭生了一棵朴樹，粗壯結實，樹冠歪向橋身，很有幾分想要相生相伴的意願。朴樹的葉子有點像榆樹葉，拇指大小，脈絡清晰，邊緣微微一圈鋸齒。用榆樹的葉類比來描述朴樹的葉子，有點不敬，但榆樹的確更常見。提起朴樹，更多人對應的是一個我喜歡的歌手的名字。

我廣州的家，院子裡也生了一棵朴樹，是有一回散步，偶然在路邊所得。不足一指高的纖纖小苗，在風裡探頭探腦，我見猶憐，就拾回了家。我有一個本事，再弱小的苗，都能讓它有機會長成大樹。

小苗起初長得很慢，獨自佔着一個綠蔭色的大陶盆，讓人無端端不忿。父親來探我，說你的院子該種一棵葡萄樹，夏天遮陰還有葡萄吃。不待我首肯，他直接把早已選好的葡萄樹苗，栽在了綠蔭盆裡。朴樹的小苗被擦拉在盆邊，歪歪扭扭的，更像一株無足輕重的雜草。

老家的院子裡，有一棵葡萄樹，狂放到遮天蔽日。從初夏到立秋，整個天井都深陷在葡萄葉密不透風的濃蔭裡。庭院深深深幾許，但看架上葡萄綠。一尺多長的葡萄串，一串挨着一串，一颯風，一啣嚙一啣嚙，像吐魯番的人家豐收在望。碰巧在夏天回家探望父母，每日午後摘一大盆葡萄是必修課。摘下來的葡萄，除了送給左鄰右舍，留下的就一顆一顆洗刷乾淨，待晾乾後自釀葡萄酒。

父親栽在綠蔭盆裡的葡萄樹，竄得很快，一夜不見，新生的蔓鬚就有一尺長。不到一月的工夫，就在新搭的架上織了片新綠。一年過去了，架上的葡萄葉漸漸有了佔領一方天空的念想。怎奈廣州的天，漸漸的時候裏羽絨，熱的時候蒸熟魚。才八九月，一天不澆水，架上的葡萄葉子就擱乾了。風一吹也不落，吱吱嘎嘎的響。我坐在家裡喝茶看書，聽着葉子追逐葉子的聲音，很容易走神。

朴樹苗伴着葡萄樹，也已有三四尺高了，鳩佔鵲巢的緣故，雖同處一盆它們一點也不親近。葡萄樹佔據盆中，扶搖而上，朴樹歪在盆邊，沒有絲毫自我棄逐，一副努力斜上生長的樣子，讓旁觀的人很受鼓舞。世人大都有一種奇怪的心理，雖未親身見過，料想中但凡正房大院住着的多半臉黃惡毒，狹窄窄舍小跨院裡嬌滴滴的那一位，必定楚楚動人，更易叫人滋生出幾分悲憫支持之心。所謂是非曲直，全然無意去深究。市井裡的廉價眼淚，和人人亦云亦云的盲目向來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足為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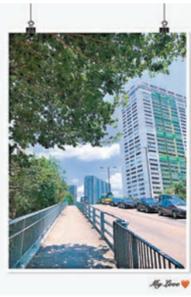
例休回到廣州，窩在家裡翻書，乾癟的葡萄葉子在風裡吱吱嘎嘎實在鬧人，終於下定決心，摸了一把工具刀，將葡萄藤斬成了幾段，踩着盆沿順勢把架上的葉子也都扯落了下來。院子裡頓時清淨，盆裡的朴樹苗立刻顯出了旁逸斜出亭亭玉立之感。日曆又翻過了一個冬天。從今年春開始，朴樹全然沒有了昔日受屈的模樣，樹身一躍拔高到兩米多，數年夾縫裡

斜上而生，反倒造就了一種窈窕的姿態。橫生在樹身上的枝條錯落有致，疏密相宜，更顯得溫婉貞靜。一時興起，特意將綠蔭盆移至窗下一口樟木箱旁。在箱子的面板上擺上茶具，臨窗品茗，倒真是附庸風雅。

中國著名的植物學家龍春林說過這樣一句話，一種植物的消失，意味着一種智慧的消失。哪些植物可以作為食物，哪些植物可以入藥，哪些植物可以蓋房子，哪些植物可以做燃料，這些今天看來唾手可得的事實，是人類在漫長的繁衍歷史中，一點一滴摸索、代代相傳而來。他說，作為一個民族植物學家，當他看到人和植物相纏繞的那種關係的日漸消失，最為心痛。

我深以為然。物質極大豐富之後，植物對人的陪伴安撫，以及在精神上給人帶來恬靜和歡愉，其實並不亞於人類自身創造的精神食糧。

譬如一句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不知消解了古往今來多少人心中的寥落與惆悵。



■圖片是長在橋邊的朴樹！作者提供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 為孩子移民

認識一家人，因為孩子在四年級被確診過度活躍症而十分沮喪，結果舉家決定移民台灣。台灣的主流教育雖然不一定比香港舒服，但另類選擇很多，國際學校也較便宜，孩子去到後，所謂的「問題」都改善了，一家人也鬆一口氣。當然，爸爸可以在那裡做小生意，也算十分倖倖。

因為受了不填鴨式教育而想走的，有些是像以上所言，因為被標籤為過度活躍或專注力不足，社會介入，醫生更會叫孩子服藥。早幾年前，有討論說美國及法國對過度活躍症有不同看法，前者以藥物解決，後者深入其家庭、社會問題，會嘗試探求孩子的問題根源。這種二元分法當然不盡公平，但亦可以見到處理特殊學習需要，其實以根源着手，聽上去會較合理。而我們的教育制度，以及老師、父母看待孩子時，會否有不正常的標籤及期望，而令我們愈來愈多人想離開？印象中，在我讀小學時，真的人多不被診斷為有問題，也不多人想移民（只為1997）。而我現在看着孩子的功課，真的很慨嘆，需要這麼深奧嗎？需要這麼鑽牛角尖嗎？

留低的，惟有自己平衡。不求高分，只求他應付到。不求全懂，只求他不討厭上課。

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而逃走的，聽過的例子很多。例如付不起國際學校的費用，情願父母賺少一點，搬到西方國家去讀本地學校，也是常見。近年，因為想走的人愈來愈多，父母未必有能力在其他地方找工作，或維持生計。聽過有朋友寧願去東南亞國家讀國際學校，爸爸兩邊飛，反而令家庭更融洽。那些爸爸說，就算要用錢這樣飛來飛去，但看到太太不用整天對着孩子咆哮，子女也不用躲着，一家人反而更正常。香港的教育可以迫大家離開，一家人寧願分隔兩地，真是